淵雅堂全集

長洲王芑孫念豐

行實

皇清登仕郎晉階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呂堰驛巡檢加一級亡弟聽夫行實

十世祖諱鏊明少傅大學士諡文恪

七世祖諱禹聲明湖廣承天府知府卹贈光祿寺卿

曾祖諱纘長洲縣學生 皇贈修職郎安徽歙縣教諭

祖諱世琪安徽宣城縣教諭

父名寅熙　封登仕郎湖北呂堰驛巡檢

母繆氏　封孺人

本貫江南蘇州府長洲縣民籍

弟名翼孫字以燕以余之號鐵夫也亦自號聽夫我蘇州王氏自文恪公以來世以文學科名顯近百年少衰替矣而先大父修學力行自諸生時見稱海內晚而一第仕不遂以所學教其孫常欲其孫有見於世竟不待以卒當乾隆甲戌先大父爲歙縣教諭家大人從之官所明年芑孫生於學舍後二年生弟實乾隆之二十二

年四月初九日也大父母以長孫故鍾愛余自弟少時飲食衣服常不能與余同旣而大父以憂歸余與弟皆就塾而皆廢其業及大父遊江西還始課余讀書不及問弟頃之𨓜禍宣城家大人客遊于外余年十六弟年十四皆從之官方是時大父老矣官貧又大母歿侘傺不得意因自持家而俾弟司其出入弟年十七大父捐棄其明年遂往從家大人於山東萊州館舍自此余常家居弟常在外家大人自山東歷館江浙皆挈弟俱其後獨從故昭信伯馬蘭鎭總兵官李公奉堯遊最久自公爲壽春鎭以至提督江南浙江福建最後承事

東陵凡十餘年弟未嘗不在其遊如家人公由乾清門
裏行補外爲人通敏善騎射弟習其風能挽五力弓左
右射馳馬三四百里不頓舍又以公故徧交王公大人
講聞當世之故慨然有志以功名自奮
上謁
盛京及幸熱河盤山湯山諸李公所當承事處弟因得
出山海關古北口諸邊扼塞無所不到弟既自負公亦
賴弟力日久彌欲得弟入官乾隆五十年開
玉牒館考充宗人府供事敘勞爲從九品五十五年分
發湖北總督畢公雅故相知上官亦多見謂爲才檄署

荆門州建陽驛巡檢事逾年借補興山縣典史興山稱
瘠處萬山中弟力自織嗇治生迎母攜其婦之官母未
及至以前在建陽時所隸驛卒聽從知州家奴毆人至
死檄問赴武昌事已遂由武昌奉母到官其年十一月
終以前事坐失察奪職明年奉母歸蘇州故居昔家大
人館近地余夫婦在京師弟自以一試而罷落然空還
忽忽不樂其年十月就予京邸明年投牒吏部彙復原
官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復之湖北逾年補襄陽縣呂堰
驛巡檢未及之任檄署長樂縣典史事數月復兼署其
縣丞長樂嶮遠境接四川百姓皆樵採不自聊生難治

適湖南苗事起上官檄縣設兵為防縣遽下檄團練鄉勇而不給食不立頭目吏緣為奸民心搖搖然動弟為設方略首備糧餉或借欵或勸輸然勸輸不如借欵之速其次相隙地建烏蓬以棲鄉勇又其次擇紳士為約長又其次官為彈壓嚴飭胥役生事其言以為如是則鄉勇可用不如是則防亂適以召亂虞變適以激變所謂鄉勇者亦終不可用條列其事上之縣府以稿寄余余持示輦下諸公相視而嘻以為小官當走趨唯諾迎視上官意旨為可否而弟忘其賤輒從埋沒中自發其角牙恐不得上上亦不得行已而果不行弟書來意壘

壘也頃之去典史事獨署縣丞會軍興調遣多呂堰需員亟襄陽長官檄催而身在長樂不得代日處杌隉中憂悸六十年十一月始代去去九日而長樂有變余與父母聞其事皆私賀而弟書來亦自幸以十二月十日受呂堰驛事呂堰盼楚豫之交征苗兵南北皆從此過羽書旁午然冇是時湖北事未劇余以　咸安宮教習期滿當出為華亭教官歲除編修洪君亮吉自貴州使還過驛見弟相與憂余之困而幸余之不為縣屬洪君寄余長樂所自製文具一明年嘉慶建元正月枝江逆民以邪教倡亂當陽繼起侵及遠安於是襄陽所屬南

漳各縣燉有嘯聚鄖陽荆州宜昌施南荆門諸府州縣
雜相應和亡慮數萬承平久官吏兵民出不意守禦不
具賊鋒張甚呂堰無城守弟始聞變恐惶擾則驚百姓
乃故爲鎭靜不動聲色而密自行度地形高下某可頓
兵某可儲糧某可棲寄難民一一先爲布置縣役戢捕
邪教常連及親鄰戸多逃亡春雨旣濡田荒不墾弟愷
切曉示以爲邪教改過尙當寬宥何况親鄰本係良民
縣役有不如法者罪之故呂堰民始終安堵賊至而民
卒不變二月賊起襄陽縣屬之黃龍壋蔓延旁近弟勸
諭士民召募鄉勇設立備賊章程八條其略曰巡檢家

世隅閩遊幕有年自王倫臺灣諸案在事參謀罔慳亦
嘗習于騎射今茲酌立規條非書生紙上談兵者比也
一臨陣奮勇以期必勝爾士民食毛踐土世受
國恩況田廬家屬咸在於此與其臨陣畏怯徒遺賊手
孰若奮力一戰要非必死卽使力戰捐軀尤堪垂世古
來勇者常勝怯者先亡忠義之士天必祐之一凡鄉勇
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一人各相鈐壓
巡檢統之賞罰視其功過給以腰牌書姓名年貫備查
一附近小郡單丁弱戶皆遷呂堰鎮鎮有客店空廟及
巡檢移駐軍營後卽以衙門安頓鄉民督屬其丁壯俱

[illegible]班赴營守望搭烏篷棲止並設更籌傳遞徹

夜巡防一設哨探賊在鄉境即確探欲掠何處賊黨若

干如欲至本鎮即探從何路以便迎擊至何處可以憑

險何處可以設伏巡檢平日巡行留心有素臨期自當

指示凡守護鄉莊與守城器械不同鄉勇所用槍刀各

隨其便事平繳官銷毀一定功過以昭激勸先是王倫

林爽文各案出力鄉勇多奏叙官職並予優賞今有能

斬殺捉生或計降賊黨及召募多人或捐輸糧餉者均

給功牌轉聞大府示獎其不幸捐軀照陣亡兵丁例賞

銀五十兩受傷者分別等次給銀養傷兒其臨陣一儲

軍食凡鄉勇力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設廠給飯士民宜踴躍輸將待用酌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一禁擅自遷移除鄉勇外凡居民各安耕種不得聽信謠言輕去失業携資有幾勢將流落即使仍還田園非故徒貽後悔一鄉勇在營守望各相團習技藝不得三五成羣飲酒賭博凡此規條士民鄉勇勿爲疑信巡檢與爾戮力同心共其甘苦凡遇勦捕巡檢有不身先士卒衆共誅之方是時賊多兵少所恃獨鄉勇而鄉勇皆游手無賴之徒給食供役使之姑不爲賊弟日隨營縣巳圖督四出圍捕常匹馬在前嚴禁焚掠一時鄉民頗仰賴之

弟以呂堰民情尚足自守既以慰余亦以慰兩老人三月十二日編修李君傳熊自雲南使還夜宿呂堰望見烽火接天數里外槍礮鬥呼聲動地始知驛官捕賊不知驛官何人也比曉弟至通姓名上謁編修雅知余因問訊相勞苦弟結束騎而腰弓斬獲甚多封書並白金百兩付編修寄余書封濕墨淡方自戰還字潦草語不及他但言驛地可保其月十四日以書抵家大人於揚州始有此時官職身命皆度外物語三月廿九日余晨寐無夢而哭遽醒心惡之已聞呂堰之難雖探問奏中未有弟名然私與輦下知好計弟必死及五月六日大

兵過道奏至又無其名余始意解以爲軍中調發非時或天幸適未陷賊其月余將妻子南行抵汶上得襄陽當陽兩軍營所傳凶耗及抵揚州得武昌知府史公滋書方知弟果死矣其死以三月廿九日不知其時然余以是日卯辰之間哭而寤則弟必以辰死無疑也弟死賊據其地逾月追大兵過路驛信與印不知所在久之巡檢牙門書吏廖之義攜弟故衣投縣且言賊犯呂堰王巡檢出至街口迎擊自稱官守爲重理當堵賊令弓兵劉祿還廨取印赴府呈繳並令從奴徐升尋路速行巡檢即上大橋觸賊見賊勢蜂擁怒忿劉祿取印少遲

恐不得出復促廖之義往之義甫及數步牙門火起不得進還顧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意巡檢必已自溺遂從民舍越墻逃之河南新野追賊退還見橋下沙壓露衣洗視乃巡檢所著不敢隱攝縣事今襄陽知府張公琦因跡獲徐升辨認亦言是日王巡檢著紅青緞八團花小羊皮馬褂灰色綢喜雀背棉袍所獲之衣果是云云此張公與余書也然是時前安襄郢兵備道家蒔園奉會述問京師蒔園語余同年家編修蘇述弟之所以守禦者而惜其兵潰自刎傳聞異辭蓋蒔園方督兵南漳別戰不見弟死而廖之義徐升雖與弟俱出

街口先後皆跳而免不及知弟之被擒狀如何耳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都統永保公例平之印從賊手搜獲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縣官乃知弟兵潰之後奮身抵禦面賊而罵短兵接故宗武加刃於弟而棄其尸水中其死節明白遂以實上聞

聖天子憫悼有

旨褒嘉照縣丞例議卹當事亟時今安襄鄖兵備道胡公齊崙方知襄陽府事飛檄召弟入城弟不肯曰吾職守在此此我死地也而豈有他哉烏虖其所以處死者審矣既死而賊逃逃而復獲官印終還以遂弟生前區

區緻印之心而大白其慷慨死忠之節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弟生平善自刻厲所居處不擇便安用財謹飭已甚周而性亦褊卞與人交不能泯去是非然雖知其非寧過於厚為學不竟然習法令掌故久下筆沛然數千言無所不達始不為詩後與李公皆學為五七字時有清暢直白之趣癸丑在京為余夫婦刻私印或以鐵或以鈍刀隨手為之當其勝處有名手不能及者遇事好為其難試所不習幾死者數矣先是從李公為福建提督夜擒盜昏黑墮海汊中一下不可知忽半里有石觸欹而出手援其上距躍遽起起而大笑自馬蘭入京道

經通州馬驚脫其鞍數萬觔米車從股上過臥治彌年
自是余戒弟勿復騎弟亦謂然然猶自熱河馳一晝夜
還往京師其壯往若此其自武昌之興山覆舟於灘其
再入楚也屬余同年工部員外郎何君道生分書波餘
二字自以爲脫身風波之餘自是可休息矣倉卒履變
與其壯性相遭會據四達不守之衝驅烏合無教之卒
當僄忽驟來之寇所挾九品官印內無儲糈外無聲援
張空拳冒白刃身膏原野一髮不還此痛又何可道哉
始廖之義以衣投縣其骸骨當與衣俱會眞省視日者
老親惘念余守官海澨不能行因牒問襄陽而別遣族

弟仲光屢勸其地然地經再陷白骨如山仲光之行庸詎有得乎幸朝廷褒慰忠勞激揚有素其死事卒得上聞優崇如制部臣議上照四品以下世襲雲騎尉襲次完時更襲恩騎尉罔替賜以祭葬卹賞銀百兩欽天監擇日工部造神主太常寺承旨送入昭忠祠勅下翰林院立傳國史哀榮亦既備矣區區一巡檢以死勤事邀之又人

終莫敢湮沒而焯然暴聞于世此芑孫與父母所爲日

夜感

上厚恩而不知涕之何從者也弟卒年四十娶尤氏生一女四歲無子家大人命以余次子嘉福爲之子始余同產三人季弟桐孫才而夭今惟余在烏虖悲夫弟以忠死於古當有行狀上之太史太常於功令亦宜得外碑文律當從嚴謹而余方心氣瘀傷不能任其辭治喪期迫一夕燒燭書其大凡㵿略冗長都不自曉協以詩人原隰死喪之戚雖聖賢於此有反復煩冤辭繁而不殺者矣安能以文律書哉然余無似不敢引子由於子

瞻介甫於常甫之例自銘兄弟因不謂之狀而謂之行實將邀惠於當世君子有道德而能文章者別爲之狀以若幽銘陽碣焉則慼且不朽嘉慶元年冬十二月江蘇華亭縣教諭前充　咸安宫教習兄芑孫泚

續書亡弟呂堰殉難事

嘉慶元年冬既遣族弟仲光入楚求亡弟遺骨其年十二月余還蘇州治喪因爲行實一通以示弔者楚當事與余書人人異辭亡弟之死猶莊咻而不得其詳明年四月仲光還自襄陽具言往來武昌漢口又身至呂堰所謂大橋者而弟之骸骨不可得辨矣獨將其遺衣以歸然因是訪其僚列諮其遺民其故吏之未從於死者姚景濟王致遠蕭正履並前所稱廖之義者亦相與附仲光以狀來自由是亡弟殉難事首尾始具乃復續而書之俾秉筆者得以考焉始賊起旁近去呂堰猶數十

里弟但隨所在將吏助之圍捕呂堰故無擾然念地當孔道無城守乃別自團練鄉勇晝夜爲警備夜常露處于外或徒步徼巡達曉不自休吏卒從者苦之最後以一弓兵自隨所至激厲士民勸其守禦而訶其不如約者賊偶闌入爲奸細不適時輒得凡俘而置諸法者十餘人三月廿四五等日賊至呂堰北二十里外屯據河東廿七日至於河西越日縱火燒民居距呂堰不三四里弟以羽書上急變請兵無應者其夜親率弓兵鄉勇禦賊於北橋卽所謂大橋者也憊而少休踞地坐慷慨言曰寇深矣以我故勞汝輩死守明日賊倘過橋吾職

與此驛存亡我死汝輩皆去既又言曰吾力竭矣吾職雖微忝

朝廷一命斷不肯爲賊殺賊至吾其自投于水乎衆皆嗷然而哭弟亦哭哭已復起督策殘兵天將曉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者先驅至舊出迎擊生致之皆身帶白布爲識遂皆縛斬之方是時火及於呂堰民男女叫號聲四面起望援兵卒不至鄉勇紛紛解去乃手自作草飛檄告上司辭頗鬱勃略曰巡檢王翼孫上言廿八日賊二千人焚掠邵家沖陳家港一帶其劉家崗李家崗敖家寨諸賊放火殺人附近村落一昔而盡

呂堰斷難再保西鄉鄉勇因官兵不到不敢出應夜來所集未及百人今勢急又皆潰散巡檢以身殉驛死其分也懦弱殘黎死不足惜也然兩省軍報所關甚鉅謹飛檄報聞宜速發兵救護驛地不勝激切之至當是時家人吏卒在旁者或泣或去弟自計終不可守乃訣遣從奴徐升俾間道行又為家書告別父兄密封以付弓兵劉祿且令劉祿詣廨舍取印上郡守處分旣訖身結束上大橋持短兵待賊則左右所從僅有存者矣頃之遣吏姚景瀅往後街瞭視又遣吏廖之義往趣劉祿景瀅至後街適與賊遇之義行數十步顧見賊環視橋下

若有所指又聞官有夙言心疑官以投河死各自脫走迨呂堰再陷統師者獲印賊目俞宗武自承殺官具言驛官獨身守橋手刃連殺數人不可逼乃用長矛圍刺之幸一刺中傷驛官遽跳而自投于水賊衆憤甚相與鉤出之猶瞋目罵不屈因加攢刺宗武遂加功焉而棄其屍入水烏虖官未有卑於巡檢者不幸見危授命死其職止耳死矣而猶以驛地爲重爲書請兵嗚咽流涕是豈非儼然膺寄託擁符節號令生殺乘堅齒肥以疆埸封守爲休戚者所宜出此而乃得之於弟不亦悲夫賊以呂堰非重兵處出不意屢困不勝憤故弟死而呂

堰屠戮之禍尤慘余同年詹君應甲薄遊沔漢遇難民爭言弟死義烈狀且云衣亦賊褫也又有自漢江來者遇難民言賊據呂堰逾月累若有物怪出其間因收弟屍易衣葬之且標其處曰呂堰忠臣王公之墓故衣在而骨亡夫賊旣有所標識仲光不宜無見焉豈賊標其處而别有滅其迹者與抑竟好事者爲之而果無其實與頃者金匱徐君鑅慶自襄陽書來言自弟死賊過呂堰無不敗皆巡檢君之靈陰糾挫之烏虖韓子之爲羅池神廟碑事盎有荒忽而不可究抑者矣要非余爲之兄弟者所敢疑其說云嘉慶二年六月望日芑孫又書

惕甫未定藁卷十八

長洲王芑孫念豐

論

自誠明謂之性論 戊申 召試作

天之所以賦人人之所以體天性也無人不賦之性無人不當盡其性然而或盡或不盡則以有明有不明也厥惟聖人方智圓神一徹畢徹天下莫窺其迹而協於五常賅焉百行何哉亦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故子思子作中庸推本天道而特為舉其義曰自誠明謂之性夫外有疑者中無主也躁於動者昧於靜也誠則無不

實明則無不照根心而出即爲所性而有性者萬物之一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無可假自無可疑無所疑自無所昧動乎其所不容已而智仁聖義中和之協於四者渾然以自呈行乎其所不自知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式於度者粹然以各當欽明而安文明而止莫不本至誠以爲一貫且天以至誠爲體而時行物生成其化於無爲聖以至誠爲用而立達綏和致其功於不測易有之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誠之謂也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自誠明之謂也以開物成務之資爲彰往察來

之具誠之能事皆性之能事然則聖人所由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豈有他哉其後張子作正蒙釋之曰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蓋深有契於天人合一之旨云

說

桂馨名說

時帆先生年四十矣一旦舉子喜甚先是夢若有人授以桂樹之華者因遂命其子曰桂馨自科舉興世常以桂爲富貴福祥之應而予獨推先生所以命子之意有不止乎是者盖桂貞木也見於爾雅離騷不一族而其本皆壽其性也孚有似乎君子之介然者其香也遠有似乎君子之永譽然者其於天也不辭冬其於地也不辭炎有似乎君子秉陽剛之德而不干時然者夫木之能貫四時惟松栢與桂爲然然而舉後彫者言松栢不

言桂桂其有松栢之心而不名其功者乎乃其小用之則以為酒漿膏燭藥物之屬無藏宜大用之則為舟楫焉以浮於江湖為梁棟焉以構乎明堂淸廟無弗任然則不名其功能有其功者也豈所謂國楨者耶以先生之為人不宜得凡子使夫桂馨者長而服念先生之教由是國人稱願曰幸哉君子之子其於富貴福祥也誠禦焉于是為之說書以遺之

名諸子說

始余未有子夢一物如猱而大首黃毛披其頰若曰羆也余曰羆與熊安辨又若曰銳首者熊其首博斯謂之羆矣已而長子生取靳官詩義名之曰嘉祥然自此讀古傳記卒未見熊羆銳首博首之說不知夢所自來今嘉祥年及冠矣字之曰善之祥爲善者告也凡古書妖孽亦謂之祥蓋善則祥不善則孽耳亡弟聽夫之死家大人命余次子爲之後且曰其所後父苦福薄今是子也必命以福遂名之曰嘉福字曰穀之詩曰式穀似之又曰君子有穀詒孫子將有詒于後必有式于前不穀

可乎哉及余竊祿華亭第三子生名之曰嘉祿今字曰綏之祿所以馭富富怨之府也不德而祿將奚以綏之乎聽夫無子獨遺一女因名其女曰嘉禧字曰順之女子以順爲正順者順于義也順于義庶幾無遺罹矣夫禧祥福祿懸于天所以善之穀之綏之順之者視其人懸于天者不可知繫于人者可知也然禧祥福祿之來小人幸之君子懼之懼則思思則必無敢惰慢淫泆作慝弗祇弗友以凶于家而負于　國將求所以善之穀之綏之順之者一以懼爲之本余不敢徼天獨疏其說俾循覽以時自省焉

江郎字說

余爲嘉禧選壻得同里江郎啟瑞字焉啟瑞所嗣大父瑤爲湖南乾州巡檢其子朝棟從之官所乾隆六十年辰苗亂父子俱死聞于 朝下部䘏瑤如典故又以朝棟無官特予贈一階頭之族人或請爲瑤後有司議朝棟能從父殺賊宜立朝棟後承瑤世職以兼存兩世之祀于是啟瑞序當立疏上 制曰可啟瑞用是九歲祿于官今來習射余家年十六矣余爲字之曰立侯瑞之義見于經不一要以書周官爲本古王者頒玉諸侯謂之瑞者蓋景星慶雲瑞于天銀甕金船瑞于地芝華麟

鳳瑞于物惟賢有能瑞于人而公侯瑞于國自非立德于身立功于世則無以爲也今制勳官皆肄武而文臣不得封公侯啟瑞承兩世藎烈方當以武起家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余能無曰與祝之哉白駒之三章曰爾公爾侯卒章曰其人如玉祝之以公侯又祝之以追琢其章君子所爲比德者在是啟瑞異時誠思有立亦無忘貴玉之義而可也

轉般倉私說有序

比歲閒居但有薄田三頃自活蓬蒿委巷之中課耕日久目覩農家輸租之苦縣官徵漕之困公私相撲憮然獨歎因求唐宋轉般倉故事考往籍以究其源流作始末一篇審今勢以規其可否作事宜一篇所嫌仰屋之餘妄覬出位之思聊欲私諸一二識微之君子援朱子議學校貢舉例謂之私說云嘉慶庚午重九日自序

轉般始末

古之漕法四一河運一陸運一海運一轉般河運陸運隨世不同海運用之元明數十年間惟轉般自魏隋以

迄唐宋幾及千年其用差久而其源始于禹貢賓虞夏聖人之遺法也三代封建之世納粟止于甸服轉輸不過數百里故經傳不詳其法秦漢所漕于京師者無多故講之亦略自後魏之世經略江淮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此轉般倉所從剏也隋開皇三年詔于蒲陜鄭許等州水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洛陜華諸州各置倉轉相灌注此轉般立名之所自出也唐都長安江淮漕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開元中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

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儲倉以待最後如其說行之果便及劉晏爲轉運使以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大率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積太倉此唐一代轉般之大略也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其後黃河路斷祗漕三河江淮上供米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兼以載鹽運歸則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舟卒

得番休而汴船不涉江無覆溺之患其後稍廢發運使許元奏請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如故熙寧二年薛向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吳充請減江淮米二百萬石令發運使易輕貨二百萬計五年可得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因請令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便要州軍用常平法以時糴糶初天下轉般倉自歲運京師外諸倉皆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因如本額以倉儲代輸京師復于豐熟處所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此宋一代轉般之

大略也至徽宗崇寧時蔡京爲相用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充獻而轉般之儲積已罄米不敷以舟船送花石綱而轉般之船亦壞於是戶部尚書曾廣孝建議以轉般法敝令六路歲供直送京師號爲直達綱而轉般之倉遂廢法無有弗弊者也其人存則其政舉以歷世相傳轉般之法蔡京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其後改爲直達而京又壞之烏虖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獨漕法然哉既考見其始末又按列其遺事若干篇

書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王氏曰服謂納秸而服輸將之事

金氏曰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聖王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于百里二百里其四百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違納于帝都但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耳夫三百里之民爲遠郊轉輸粟米力固勞而賦則省亦見古者賦役不兩重胡氏渭曰古漕運或以餽軍或以恤鄰未有京師仰給于遠方者今畿內方千里豐潤玉田等縣所出秔米可供玉食而天津濱海地元虞集謂可用兩浙築隄捍水之法明臣汪應蛟試之輒效今若倣而行之則斥鹵

胥化稻田卽漕運可減轉般法始于唐裴耀卿成于劉晏猶得三百里代輸粟米遺意宋初因之至崇寧三年會孝廣立直達綱近世積承其敝江淮之粟遠涉三四千里往還經歲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改絃更張此其時矣

案秦漢不言漕由西北有田可耕故也自西北水利之不講千餘年而需漕日亟漕事日亟而漕弊彌甚亦自然之勢爾元泰定中虞集建議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萑葦之場請用築隄捍水法募江南人耕種歲入必多不煩海運明徐貞明言京都輔郡負山控海地皆可田歷陳十四利萬歷中保定巡撫汪應蛟天啟中屯田都御史汪應舉先後奏言試行其法米皆有效而元明兩朝因循苟且終莫之省其後左光斗又奏北人不知水利提言屯田其實屯田有利無害旅言元人專倚南漕之旦道便至以御酒龍衣求

宋張士誠論事可議鄒元標亦力贊其說當時朝議
逡巡不決至崇禎十五年始追思汪應蛟及徐
貞明所著潞水客談于戶部議令與舉而已無及矣
今誠監古而行準今為法興西北之水田減東南之
漕挽何患國
之不富哉

文獻通考隋開皇三年詔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
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
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按秦有敖倉之粟蓋其時尚無漕法擇天下適中之
地置倉以備四方緩急不必致之京師也漢雖漕給
關中然其時關中猶力能自食非專倚外漕故孝武
以前講之略自鄭當時耿壽昌等後先建議始亟外
漕而講求漸密其間穿渠鑿山忽舟忽車互相傳授
度不能無用轉般而史無明文其法之可見自魏隋
始

文獻通考唐初江淮漕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運風波覆溺其失常十七八故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于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

按漕運無論水陸皆不能無折耗其時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蓋所耗自朝廷任之不因折耗而多取于民責償于官也

文獻通考開元中裴耀卿言江南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四月始渡淮六七月乃至河口河水方漲須七八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漕路多梗重為勞費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請各置倉節級轉

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

按轉般倉中廢而此其復興之始也所指遺跡漢隋並稱具見漢時水陸兼運亦自有轉搬之處故魏隋得尋其跡以成其法非一世之積矣

文獻通考肅宗末年淮運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漕事一決于晏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塡闕船所費較舊時減錢九十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

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

按敬舩之製不可考大略如今號船可泊可移居則以爲倉行則以爲舟但不能遠涉耳

文獻通考貞元中陸贄上言東方水運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有斗錢運斗米雖勞煩而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假令國家治安錢穀俱富常以羨餘益廣漕運雖有厚費益資貧人可也若貞元之始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有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

亦職煙火殆絕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
關輔屢登苦于穀賤江淮水潦米價倍增關輔以穀
賤傷農宜加價糴穀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
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穀而又運彼所
乏之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約計
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
和糴五斗臣欲減所運之數請來年江淮諸道運米
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各
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麥轉運使于水災
州縣減價糶之以拯貧乏之請令戶部先貸見錢付京

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又付邊鎮使糴十萬人
一年之糧其江淮米錢並僦直並委邊運使折市綾
絹絁緜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其餘存充來年和
糴之價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于常用之內
收其枉費之資而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按今之漕費皆枉費耳至不惜破帑與之雖損上益
下其道固然所謂大事不計費損也然有日耗無日
增何以爲繼及其不繼無識者輒欲妄議取盈是于
常用之外收其枉費之資正與宣公相反古今人相
去何如哉若轉般法行酌用宣公遺意下有益
而上無損以視今八折收漕之說所得多矣

文獻通考宋世轉般之法東南六路自江浙起綱至
于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復自楚泗至汴綱般

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

按諸倉常有數年之積救荒饟軍就近分撥所省于脚運亦多

東萊呂氏曰漢東南漕運尚未論及江淮到唐時方倚辦江淮之粟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轉相般運已而法壞劉晏整頓之江淮諸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

河河船不入渭國計始足故唐一代漕運最亟江淮

宋定都于汴漕運雖分四路而惠民廣濟來處不多

其勢輕所謂歲漕六百萬石者亦專倚江淮故江淮

最重

按唐宋偏重江淮明以來又於江淮之中偏重蘇松

蘇松賦額數倍他府其賦既多其費自重今帮費亦

數倍于他府費自需銀賦自需米歲一收漕其米之

出百萬則銀之出者常百萬而不止也欲求閭閻無

匱得乎閭閻既匱其民食於末業以自成其華侈不

學之吏莫聞掌故徒見其華侈而以爲富饒又借帮

費之名巧揄豪敚之於是偏重之中又偏重矣明周

文襄近世湯文正一二讀書有識者日夜講求減賦

今之無識者日夜講求增費詎非以是爲善也

意不過且救目前要之目前亦何嘗果救耶

文獻通考蔡京爲相改置直達綱歲月長遠吏胥作

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發運有名無實故漕運之法壞自蔡京

按所稱歲月長遠吏胥作奸其費甚多者皆當時直達綱之弊與今日弊同轉般壞而改直達直達壞而又改轉般其道若循環勢所必至然苟用蔡京則壞轉般者又壞直達徒法不行又改法者所宜省戒耳

轉般事宜

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費去帮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古所謂直達綱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逋倉之需索大累于挈丁帮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

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幇費暫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索而需索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尖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幇費歲增幇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駁船之設始爲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

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寔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禦黃壩恐洪江頂回空即就淸江增船駁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

敕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伏繹

詔旨似專爲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一旦河流循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迹而師

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略舉其大端有十

一曰除衛籍旂丁亦民耳號之爲軍在明初有屯田以贍其身家有番代以均其勞佚教之弓矢坐作以爲兵于饋饟之中良法美意皆隳之矣徒存此不農不賈之民領之於非文非武之官以爲軍冗軍也以爲民游民也奚愛而勿去也誠使轉般法行舉其籍而削之便或曰旂丁有身家故責之漕事去之又使何人應募不幸賠補將奚取諸此正不然旂丁之有身家者固未嘗出運也其出運皆奸猾耳去之又何太

不可應募今各省委員之採辦其亦藉力于旂丁耶惟其責賠於丁丁主之而官無權官爲虛設矣責賠于官則官任之而官自出其精神矣或曰旂丁託業於是幾百年矣不願去奈何曰無不願其富貴者以軍籍爲恥其貧賤者以軍籍爲累一旦脫籍方且幸甚惟一二奸猾則託業爲彼圖非託業於丁乃託業於凶橫也爲政者豈有聽民以凶橫自業者乎誠令凶橫者失業而富貴貧賤各適其常豈不快哉或曰屯田在丁久矣將歸其田乎不歸其田乎曰七省之屯田多寡不同風土亦異各就所在區處田有可歸

歸之不可歸或量徵所入或別與他徭或即用此田之人供我轉般之用不必因是以求益于　國也要之丁籍去而所省已不貲矣

一曰裁衛官衛守備衛千總猶之營守備營千總也今以不堪營用者畀之衛職其人自知升進無堦聊復棲于其間寄衣食焉耳徵糧理訟小分州縣之權委帶屑與畧無騎射之責隸之糧道而糧道相懸數百里也帥之漕督而漕督相懸數千里也不得已仍屬之所在知府而知府究以武職外之平時既無考核出運又藉鑽營其强者與奸丁為狠狽其弱者為丁

衆所欺凌所謂尖丁者輒倒持其柄而進退之天下冗官無過於是省其職而併之州縣便

一曰易漕艘漕艘之建造修葺一切應得分例有經常有額外所糜於　國帑者數十百萬及其出運凡所勒索於州縣者又數十百萬日行不數里催趲迎提終年勞擾近者夾帶愈多雖蘇松內河無歲不駁運夫所利于漕艘者利其直達也今不啻用無數小舟自水次零星駁送抵通其駁送仍責舟于沿途甚至攔江索錢奪船毀器患苦商民抗違官長倚天庾爲口實援漕督爲護符文武吏士莫能彈壓不知漕艘

亦何效于　國家而相顧咨嗟莫敢議去蓋州縣坐困于帮費又欲藉帮費以自便其浮收督撫目覩浮收又欲藉浮收以便其漕餘之提上下相蒙日復一日公私交罄虧空遍東南究其禍本皆由漕艘一旦去之行轉般之法則一艘之費可得數十駁船一丁之費可供數十百夫一衛職之費足資文武官數員夫何憚而不為或曰漕艘之受多駁船之受少未免終年僕僕是固然也然船多則不嫌其受少官有番休則雖勤而弗病奚患焉又況艘艑巨舸橫截中流習慣承平第見其便設遇倉猝勢如連雞有可虞而

無可恃今其不戒于火者往往一時俱燼豈非明驗乎受少則損失亦少受多則覆溺亦多吾未見龍驤萬斛之勝於蚱蜢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去之曰以漸去之此時草創駁船未具姑藉其舟就近浮送嗣後應修者勿修而變其直以半酹丁官收其半以造駁船不過數年漕艘漸少駁船漸多久之漕艘盡而駁船具矣

一曰省漕督漕務綿亘七省漕督一人僅駐一處呼應既有不靈稽查亦所難遍居恒坐嘯雖賢者無由自與及其出運鞭長莫及故又佐之以巡漕名爲漕所

總滙其實下無不由于州縣上無不歸于督撫漕之
誤與不誤仍在督撫州縣總漕無能爲也督撫州縣
皆非誤漕之人總漕一官設可也不設可也蓋漕督
位尊凋絕衛官衛丁聽命于其衙門書辦凡衛官之
出運非賂莫得也衛丁受兌之水次非賂莫得也衛
官衛丁必先匄貸以得之而後取償於州縣所出之
帮費半入于衛丁半分于書辦而且衛官衛丁得之
勞書辦得之佚矣夫多一總漕無裨于漕猶無損于
漕多一總漕之衙門非惟無裨又有大害皆此類也
漕軍國重事固宜有兵將護明制所爲設立衛官衛

丁也衛官皆守備千總奚爲而不教練衛丁皆軍籍奚爲而不習藝今以其人瓠落匏懸又更設漕標之兵是重臺也總漕既省分其軍于建倉處所翊衛倉儲庶幾兩得

一曰建倉唐宋置倉各就所都道里遠近疏密不等今天津有倉臨淸有倉獨臨淸以南尙未建造中間層遞摺運郵程較遠宜擇河北寬平之地或濟甯台莊或別就有城郭有道員駐劄之處更籌添設淸江浦已設駁船然地當淸黃交會不無水患未便置倉唐宋皆置倉眞州今或仿其意就沿江瓜儀一帶設之

近年清水泛溢五壩時開誠恐淮揚溜急江廣巨艦泝流匪易置之瓜儀附近一以速江廣之回空一以便江浙之調賑

一曰造船江廣挈船由長江而下風帆甚利或姑可仍舊其餘置倉之處即爲增船之處船製以及歲修年限各隨其地略用劉晏河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渭之意往來層折遞受其船人亦各就所在募充前此漕艘水工僱之沿路皆饑寒窮困之徒爲盜賊逋逃之藪或慮漕艘不至流離無著激其爲匪此又似是而非也有倉之處需人矣有船之處又需人矣猶是役

也猶是途也食力者何之不可而況昔之漕艘過境僅在一時今之駁船來往轉須卒歲漕艘之所僱者暫州縣之所役者常彼其去短工而就常役較前爲樂至于盜賊逋逃則僱之旂丁者莫紀綵來役之州縣者必存名籍而又何亂之能爲哉

一曰判職掌置倉所在文武分職以典其凡役事遣滿漢科道二人莅之其體制略如巡漕汛舟之役文武分頭幹當科道必躬自檢察二人更番一人出則一人歸出者治運事部勒其程期于米之必去歸者治倉事句稽其數導其米之逓來呼吸相應首尾聯絡

其下往來趨事需員孔多文職自同知武職自都司
以下悉聽調發有不如指許以枉後惠文從事獨不
得調府州縣印官所遺科道依督學例督撫密陳其
賢否督撫有闕失亦得糾舉之三年代還錄其下幹
當各官勤惰以上于吏兵二部黜陟登下之
一曰優俸糈文武吏以若府吏胥徒身家所託在于官
中吾不有與之彼必有取之勢所固然而非必其人
之不肖也東坡蘇氏曰劉晏造轉運船每一船破錢
千貫實費不及五百貫或問之晏曰大國不可以小
道理船塲旣與執事者非一必有餘剩養活衆人私

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皆致富贍公私兼利其後吳堯卿爲揚子縣官始勘會物料實數估給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敗壞饋運莫繼劉晏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在寡見淺聞者以爲疏謬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三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貽禍饋運乃知天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敗於寒陋之小人也東坡此論意欲寬其官程恤其私計然在今

曰萬萬不能何也假而建倉則建倉之費必咨部而部曰核實假而造船則造船之費必咨部而部又曰核實核實云者部臣主之耶部臣不得而主之也書辦曰可部臣莫敢曰不可書辦曰不可部臣莫敢曰可由是而若者核減若者核銷亦惟取部費而已矣州縣百方欺隱而外有上房內有部辦監其腦而食之往往枉承欺隱之名挪受賠償之實又安望餘剩顧及身家也哉我　國家養廉之制原為杜截欺隱聽其隱取之不若明與之也然今之得有養廉者誰乎非惟無得而已其捐廉項下每歲追呼少或數倍

多或數十倍然則陰取之者陰奪之明與之者又明奪之官吏將不爲惡而何爲焉竊願當事者尋劉晏之餘聞感東坡之極論嚴其爲惡之禁必寬其爲善之資各按所職高下劇易爲之差次其等官則豐其燕好之頒役亦優其代耕之祿務从寬大規其久遠焉

一曰備災賑唐宋轉般之法歲歉則請停所運三之一或三之二於災荒處所減價糶之又於豐熟中所中價收之以還運額或米貴則令民折納穀賤則以其錢糴米還倉其事亦猶今之截漕也而國與民兩利

設有倉猝意外就近饋軍爲力省而濟用亦速
一曰兼懋遷京師百物仰給漕艘之夾帶其過關也憑
凌關吏莫可誰何其過境也苛役州縣代爲起駁沿
路包攬亦沿路脫卸故其夾帶之貨多于額裝之米
今漕艘既不抵通誠恐九衢市價騰踊然唐之轉般
粟帛兼運且有輕貨之齎宋六路上供東南茶布亦
在其間或官爲置本而收其息或聽商搭載而稅其
舟然稅于舟者勿更稅于關前此漕艘水工例帶私
貨今亦勿禁如此亦何患其不奔輳而闐溢矣
凡此十端麤陳大指若其審時度地消息盈虛當官之

要毋頗僂指古后王作則莫不周復其終始與後人以不可改或垂之三世五世十世其運量遠矣卒未有五百年不變者也漢之代田不用于唐唐之府兵不行于宋安在漕運之必沿明舊而承其弊哉今之君子因循朝夕方將河漢斯言有起而任其責者乎雖然今郎不行後必有行之者恐彌遲其失彌甚貽悔後時如蘇洵所稱不幸而獲知言之名已爾